



〈與神〉

「你相信有神嗎？」我坐在朋友的機車後座，初冬的深夜微冷，把只穿著短褲的我吹得雙腿不住地發抖，而風颳得很大，咻地在我耳邊張狂地呼嘯，我沒有聽見他的回答，自顧自地大聲回道：「我不相信，我不信神。」

那段日子是灰的，一層一層加深，像是時下流行的網美漸層飲料，不過變成是灰的加成，越往下顏色越深，日子也更趨近模糊且幽暗，最後變成一片黑。

也許是習慣了黑，日常也變得畏光。日與夜顛倒，天暗後我變得清醒，夜晚的一切變得很靜，原本喧鬧的街道只剩下偶爾幾台呼嘯而過的飆車族、深夜夫妻的爭吵聲，儘管隔著大樓仍無阻攔地從窗外闖進耳朵、貓狗吠叫，但最清晰的仍是房間裡滴答作響的時鐘，滴答滴答——每走一刻我的心也跟著抖，焦慮著自己為何無法入睡。

然而越是焦慮，腦內的聲音更是雜亂，待到有些睡意之時，通常窗外已經微微透出白光，接著路燈熄滅，街道也跟著喧鬧，畏光的我也跟著路燈睡去，像是瞬間被切去電源，眼一閉便沉沉睡去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直到開始吃艾斯樂，我才在正常的時間睡去。夜晚仍舊安靜，但腦內不再像過往的夜一樣吵雜，甚至夢都變得乾淨，只剩下一整片廣大無邊的純白，白得令人放鬆，卻也讓人飄忽，懷疑這樣寧靜的真偽。

但偶爾還是會有失效的時候，我會在夜裡驚醒，無緣由的大哭，於是只能吞食更多的白色藥丸，再昏沉沉地跌入枕頭，柔軟得讓人窒息且貪戀，醒來時多半已是陽光碎得零散的午後。

我不覺得這樣不好，短暫的放任自己處於近乎糜爛的生活狀態，認為只要能睡好比什麼都來的重要，不管醒來是陽光普照還是月明星稀，我只想能夠好好睡一覺。

然而母親不這麼認為。在我開始吃食那些鎮靜日常的藥丸，她便打從心底的不諒解。她認為我的生活是被它們吞噬，它們不是鎮靜，而是控制，使我下墜的更深——是她所認為的深淵。

於是在某一次我失控、崩潰的痛哭中，她在夜裡帶我去了熟人介紹的神壇，點香、上香、和師兄師姐說明我的狀況、等待神明降駕附體，他們虔誠的雙手合十，說濟公活佛好。

他們領我到乩童旁邊坐著，儘管哭到鼻塞仍能聞到強勁濃厚的酒氣，祂問我怎麼了，我一開口只剩下含糊的話語，語句被眼淚打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得破碎不成形，也許是因為我連自己怎麼了都不知道。

依稀記得最後師姐拿了三張師父剛寫完的符紙交給母親，且叮嚀她要她連續三日早上將符紙燒成灰加水給我喝，然後再帶著我常穿的衣服過來，會點著蓮花燈加持，母親連聲說好，拿出隨身攜帶的本子與筆一一記下，接過師父給的一串黑色佛珠，纏成四圈，套進我的左手腕。

後來的日子我不禁想，這串佛珠套住的是我，還是母親。

那陣子母親忙著自己的生意，個人獨立的小工作室，其實說穿了就是家庭式便當，從洗菜到外送都由她一人一手包辦。

空閒的時候我去幫忙過，將保溫箱上四道菜依著顏色鮮豔度做搭配，深綠色的炒青菜在最左邊；中間要是淺色、亮色的，不可以和左右兩格撞色；會流湯流汁的菜不可以擺外側，不然傾斜時容易把紙餐盒弄髒；然而其中最忌諱的是不可以壓飯。

「千萬不可。」母親曾如此謹慎嚴肅的告誡我，說剛煮好的白飯如果用飯匙壓過後會影響口感，因此我老不愛做盛飯的工作，寧願擺菜配色。而在那一陣子我練就了一小功夫，知道小而長的方格能裝多少份量的炒青菜，可以裝五朵花椰菜，裝到六朵就太滿。

母親一整天只為這個小事業而忙碌，她做午餐也接晚餐，通常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做完午餐的外送，就必須馬不停蹄地趕回工作是準備晚餐的備料，重複上午的流程——洗菜、切菜、蒸煮炒烹、盛飯菜裝盒、騎車紅燈停綠燈行，一日就這樣耗盡，體力也是。

這樣的辛苦還是不夠，客源僅能靠口碑，由老客戶口耳相傳，一個拉著一個，但人手的不足也使母親無法接下大訂單，一天能賣到七十個就該偷笑，回到家裡翻開記帳的本子，紅色的筆跡還是多於藍色的墨水。

然而母親堅信一切會好轉，會像師父說的一樣，撐過這段辛苦的日子會有貴人的到來，到那時候自然一切會苦盡甘來。我這才知道其實母親曾在週六的某個夜晚去問事。

通常週六母親生意只做半天，她收拾好店內的器具便趕回家，她進門時我多半剛睡醒，吃著她帶回來的剩菜當午餐；某次週六一如往常，但在我吃過午飯後她要我別出門，晚上要帶我出去一趟。於是我們母女等著夜的降臨，她騎著機車載我重回到那隱藏在巷弄、老式公寓中的神壇。

和初次來時一樣的流程，點香、上香、捐香油錢，坐在一旁等候乩童神明降駕。問事的信眾人多，但因母親提早半小時帶我過去，所以待師父準備好，我是第一個先被叫去，簡單的問候，「最近還好嗎？」、「還是睡不好嗎？」諸如此類的問句都讓我想起學校心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輔組的晤談，但我卻守口如瓶，只有點頭、搖頭。師父並未多說什麼，交代我要吃好睡好、水果要多吃，接著手從神桌上看似隨意的挑選一項供品給我，我像是個聽話得到糖果的孩子般接過，低聲說謝謝，卻覺得這一切荒謬得像是一場鬧劇。

「妳是不是都不戴佛珠？」在一次我才剛坐上紅色塑膠椅時，師父開口問道，我怔神，過了半會兒才心虛的點頭。的確嫌過於累贅所以經常在出門、離開母親視線後將佛珠解下收進書包，故作無事的上學。

「妳這樣不行，這條佛珠那麼漂亮，它是能保護妳的。」師父鄭重的交代，我想起母親告誡我不可以壓飯的神情，粒粒飽滿的白飯和黑得發亮的佛珠彷彿相交相疊，折射出我灰色的生活。

師父簡單的交代幾句後，又從神桌上拿了一顆水梨放在我手裡，交代我要吃，我起身道謝，迎來的是母親皺眉的面容，像是在責備我為什麼沒有好好戴著佛珠，就像日常生活中她總是叨唸著吃什麼對身體好一樣。從那次之後母親時時刻刻盯著我有沒有聽話的戴著佛珠。

我對此嗤之以鼻，不如母親那般虔誠地相信，甚至始終認為這一切都是怪力亂神，卻還是跟著母親在週六的晚上奔波，看著她點香、上香、問事，說著「阿彌陀佛，感謝師父」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在一次問事結束後，師姐和母親說他們要搬離這個老公寓，接下來有一段時間不開放，而他們希望在新居落成那天母親能夠幫忙準備膳食，供給到時候來幫忙的信眾。

母親連聲說好，說她會記得。她掏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，一一記下師姐提出的要求，雙手合十的向師父道謝。

後來的日子我確實逐漸趨於平穩，固定的諮商晤談，定期回診拿藥，夜裡我也能夠睡得安穩，少有驚醒或失眠的現象，我不再依賴安眠藥也能安心入睡，我把這一切歸功於自己是個聽話順從的病人，做好一個病人應盡的責任，按時服藥；母親將一切歸功於她的信仰，她謝謝師父替我指點迷津，讓我度過灰暗低迷的日子。

但母親的生意仍未起色，經過幾經思量後決定將工作室收起。

某次陪著母親整理帳務時，瞧見她翻開了她那隨身攜帶的本子，像是想起什麼似的打了一通電話，老花眼鏡垂在她的鼻樑上，加上些許的白髮使她顯得蒼老許多，電話通了，但我還來不及細聽，沒多久便通話結束。

在一年過後，母親載著我經過神壇附近時，我向她問起後來他們搬去哪了，母親說在某一處，我又問起當初師姐請託備膳的事情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首獎

「師父說祂知道我沒做了，所以當時他們搬完也就沒有再聯絡我了。」母親的聲音變得很飄忽，好像風一吹就散了。

我沒有再細問下去，風迎面吹來颯得臉頰有些刺痛，而在那之後她便不曾再三叮嚀我佛珠要戴著。返家後我把佛珠裝進一個紅布袋封塵在抽屜深處，有時候還是覺得那段日子過得恍惚，像夢，像是那串黑得發亮的佛珠，隱隱透著什麼，卻似乎也什麼都沒有。

